

已“入盟”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 及英国“脱欧”对其影响

【编者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苏联东欧剧变,中东欧国家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社会转型,而这种转型又与欧洲一体化密切相关,“入盟”成为中东欧国家转型的终极目标。2004年、2007年、2013年先后有11个中东欧国家“入盟”。正值中东欧国家竭尽全力想进入欧盟这一“围城”的同时,2016年6月,英国却以全民公投的形式决定退出欧盟,可谓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面对这一戏剧性的局面不禁引发对中东欧国家“入盟”前后经济发展状况的思考。本刊编辑部特邀请国内中东欧问题专家围绕下列问题进行讨论:中东欧国家“入盟”前后经济增长有何变化;已“入盟”的中东欧国家与欧洲一体化的程度有何不同;欧盟新老成员国经济诉求有何差异;英国“脱欧”对中东欧国家经济有何影响。“脱欧”之风是否会蔓延,多米诺骨牌是否就此开启。

【关键词】中东欧国家 “入盟” 经济增长 英国“脱欧” 欧洲一体化

● 转轨、一体化与中东欧新成员国的增长前景

孔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89年东欧剧变的一个口号是回归欧洲。随着欧盟在中东欧地区的三轮扩大,已有11个中东欧国家夙愿得偿,成为欧盟成员国。欧盟扩大不仅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而且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地缘经济格局。欧盟扩大对中东欧新成员国的经济影响值得关注。

(一) 经济转轨与欧洲经济一体化

从顺序性而言,经济转轨先于欧洲经济一体化。中东欧国家在1990年之后摒弃运行不良的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经济转轨之初,欧洲一体化的前景并不明朗。1993年欧盟哥本哈根峰会确定了加入欧盟的基本条件,即哥本哈根标准。哥本哈根标准明确规定候选国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达标:政治上,具有能够保障民主、法治、人权、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稳定制度;经济上,存在可运行的市场经济,具有应对欧盟内部竞争压力和市场影响

的能力;接受共同体的法律制度,具有承担成员国义务的能力;承担成员国的义务,包括坚持政治、经济和货币联盟的目标。哥本哈根峰会开启了欧盟东扩的前景,中东欧国家自觉地卷入欧洲一体化的洪流之中。此后,欧洲一体化在塑造中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转轨具有了欧洲性,因此,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可称之为一体化诱致的转轨(Integration-induced Transition)。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显然不是为了转轨而转轨,其目的在于赶超西欧发达国家,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需要强调的是,中东欧国家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开始于 1993 年,而获得欧盟成员国地位只是欧洲一体化的一个高级阶段。中东欧国家从获得候选国地位,到开始“入盟”谈判,再到加入欧盟是一个持续的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无论是“入盟”前的经济增长还是“入盟”后的经济增长,均与欧洲一体化有关。影响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经济转轨的制度效应,即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资源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流动;二是加入单一市场或候选国部分加入单一市场的效应,即商品、服务、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三是全球资本流动的影响。前两个因素均与欧洲一体化有关。

(二) “入盟”后中东欧新成员国的经济趋向

1. “入盟”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入盟”前水平

一般而言,欧盟成员国地位是促进中东欧新成员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从欧盟扩大前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记录看,“入盟”后多数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均低于“入盟”前的水平。以波罗的海三国为例,2001~2004 年三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 7%,而 2005~2015 年三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则在 1.5%~2.4% 之间。捷克和斯洛伐克 2005~2015 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均低于 2001~2004 年的水平。匈牙利 2005~2015 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 0.7%,大大低于 1996~2004 年的水平。只有波兰 2005~2015 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高于 2001~2004 年的水平。这并不是说,欧盟扩大对中东欧新成员国的经济增长没有积极影响。奥地利第一储蓄银行估计,欧盟成员国地位使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 1%。欧盟基金的获得也推动了新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欧盟扩大 10 年,波兰共获得欧盟基金 924 亿欧元,相当于波兰年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1/4。扣除波兰缴纳的 314 亿欧元,波兰从欧盟获得净资金 610 亿欧元。由于欧盟资金的流入,2004~2015 年波兰经济年均增长率额外增加 0.3~0.7 个百分点。“入盟”之后,中东欧新成员国的经济增长记录要好于欧盟老成员国。2005~2015 年,中东欧新成员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均高于欧盟和欧元区的平均水平。这表明,中东欧新成员国

并没有拖累欧洲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整个欧盟,包括欧盟新成员国产生不利影响,2008年也成为2004~2015年中东欧新成员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分水岭。2004~2007年中东欧新成员国国家与老成员国差距缩小,而2008年之后新成员国的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日趋显著。波兰经济学家马里克·达博罗夫斯基的研究表明,与德国相比,新成员国中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斯洛文尼亚、捷克、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其相对人均收入持续下降。波罗的海国家人均收入急剧下降,后又实现恢复性增长。波兰和斯洛伐克尽管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但趋同的进程得以持续^①。欧盟扩大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对中东欧新成员国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首先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欧洲出现流动性危机;其次2010年欧元区爆发债务危机,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陷入危机,欧洲面临就业与增长的问题。在2004年欧盟扩大后的第一个10年,欧盟有7年疲于应付危机,欧元区的生存一度成为问题。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中东欧国家的增长有不利影响。

表1 中东欧10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年份	1991 ~ 1995	1996 ~ 2000	2001 ~ 2004	2005 ~ 2015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欧盟	1.6	2.8	1.6	0.9	1.7	-0.5	0.2	1.5	2.2
欧元区	1.6	2.7	1.4	0.8	1.5	-0.9	-0.3	1.1	2.0
爱沙尼亚	—	5.6	7.0	1.5	7.6	4.3	1.4	2.8	1.4
拉脱维亚	-11.8	5.4	7.5	1.6	6.2	4.0	3.0	2.4	2.7
立陶宛	-10.3	4.2	7.9	2.4	6.0	3.8	3.5	3.0	1.6
斯洛文尼亚	-0.6	4.4	3.3	1.1	0.6	-2.7	-1.1	3.1	2.3
斯洛伐克	—	3.7	4.6	3.6	2.8	1.5	1.4	2.5	3.6
捷克	-1.0	1.5	2.9	2.0	2.0	-0.8	-0.5	2.7	4.5
匈牙利	—	4.0	3.6	0.7	1.8	-1.7	1.9	3.7	2.9

① Marek Dabrowski,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Uncertain Prospects of Economic Convergence <http://bruegel.org/2014/12/central-and-eastern-europe-uncertain-prospects-of-economic-convergence/>

波兰	2.2	5.1	2.9	3.9	5.0	1.6	1.3	3.3	3.6
保加利亚	—	—	—	2.3	1.6	0.2	1.3	1.5	3.0
罗马尼亚	—	—	—	2.7	1.1	0.6	3.5	3.0	3.8

注: 1991 ~ 1995 年、1996 ~ 2000 年、2001 ~ 2004 年和 2005 ~ 2015 年数据为年均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 European Economic Forecast Autumn 2005 ,Europe in Figures – Eurostat Year-book 2016.

2. “入盟”后新成员国赶超步伐加快

欧盟新成员国 2004 ~ 2013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5% ,从相对值看,从占欧盟 15 国平均水平的 34.1% 增至 46.2%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到 2015 年,除斯洛文尼亚之外,其他欧盟新成员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 PPS 计算)比 2004 年有所增加。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成就显著,与欧盟 15 国的收入差距在 10 年间缩小了 1/3。中东欧国家的赶超进展并不平衡。2004 年波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欧盟 28 国平均水平的 50% ,2015 年则增至 69%。2004 年斯洛伐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欧盟 28 国平均水平的 57% ,2015 年增至 77%。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2015 年分别达到欧盟 28 国平均水平的 75%、64% 和 75% ,比 2004 年分别增加 21 个、18 个和 26 个百分点。捷克和匈牙利赶超进展迟缓,捷克 2004 ~ 2015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欧盟 28 国平均水平的 78% 增至 87% ,而匈牙利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欧盟 28 国平均水平的 61% 增至 68%。作为中东欧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斯洛文尼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微弱下降。

表 2 2005 ~ 2015 年中东欧 10 国人均 GDP 的变化(欧盟 28 国 = 100)

国别	2004 年人均 GDP(PPS)	2015 年人均 GDP(PPS)
欧盟 28 国	100.0	100.0
爱沙尼亚	54.0	75.0
拉脱维亚	46.0	64.0
立陶宛	49.0	75.0
斯洛文尼亚	86.0	83.0
斯洛伐克	57.0	77.0
捷克	78.0	87.0
匈牙利	61.0	68.0

波兰	50.0	69.0
保加利亚	36.8	46.2
罗马尼亚	34.0	57.0

资料来源: 欧洲统计局 <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main>

3. 贸易和投资机会增加

欧盟扩大 10 年来,新老成员国贸易额增长了两倍,10 个新成员国(不包括克罗地亚)贸易额增长了 5 倍。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开放度增加,中东欧 10 国外贸在 GDP 中所占份额增加。多数新成员国商品和服务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大幅提升,匈牙利从 2004 年的 63% 增至 96%,斯洛文尼亚从 58% 增至 78%,斯洛伐克从 76% 增至 98%,波兰 2014 年达到 48%,略超欧盟平均水平 45%。只有罗马尼亚低于欧盟平均水平^①。加入欧盟后,中东欧新成员国吸引的外资大幅增加。以波兰为例,1994~2003 年,波兰共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499.9 亿欧元,而“入盟”后的 2004~2011 年波兰吸引的外资额则增至 890.8 亿欧元。斯洛伐克约 85% 的出口面向欧洲市场。

4. 劳动力自由流动

除英国、爱尔兰和瑞典对新成员国完全开放劳动力市场外,其他老成员国则渐进开放劳动力市场。一些西欧国家为劳动力自由流动设定了不同的过渡期。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开放时间表。芬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 2006 年开放劳动力市场,奥地利和德国直到 2011 年才开放劳动力市场。根据波兰中央统计局 2016 年 9 月的资料,2004~2015 年共有 209.8 万人移居欧洲其他国家。劳动力流出缓解了本国的就业压力,同时也造成了人才的外流。来自国外就业人口的汇款流入对促进国内消费产生了积极影响。

5. 区域发展差距呈现差异性

一些新成员国靠近首都的中心区域得到快速发展。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罗马尼亚的中心区域已被列为发达地区,高于欧盟平均水平的 90%。而保加利亚和波罗的海国家仍被列为不发达地区,低于欧盟平均水平的 75%。

^① Andrea Elieto, Foreign Trade Trend in the EU10 Countries, in Andrea Elieto ed. Mind the Gap: Integration Experiences of Te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December 2014,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Regional Studies of the Hungarian Sciences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6. 工资水平出现趋同趋势

2004 年中东欧 10 国的平均收入不足欧盟平均水平的 1/4 2013 年达到了欧盟平均水平的近 1/3。中东欧新成员国差距巨大,斯洛文尼亚平均收入为保加利亚的近 4 倍。中东欧国家的工资水平按照高低排序如下:斯洛文尼亚、捷克、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7. 新成员国融入欧洲价值链

“入盟”后,新成员国与老成员国的产业转移加快。西欧国家将其制造业,包括汽车制造业转移到中欧国家,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等中欧国家成为欧洲制造业的基地,被称为“欧洲工厂”。中东欧国家廉价的高素质劳动力与西欧资本和技术的结合为中欧国家创造了新的竞争优势。一些新成员国融入欧洲价值链,成为德国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8. 新成员国对加入欧元区选择不同

在欧元区扩大问题上,中东欧新成员国立场不一。一些国家,特别是波罗的海国家在欧元区面临危机的背景下,义无反顾选择加入欧元区。目前已经有 5 个中东欧国家放弃本国货币,加入欧元区。它们是斯洛文尼亚(2007 年)、斯洛伐克(2009 年)、爱沙尼亚(2011 年)、拉脱维亚(2014 年)和立陶宛(2015 年),其他国家没有加入欧元区的时间表。

(三) 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前景

现实地估计,中东欧国家要回到 2008 年危机之前的高增长水平已不可能。中东欧新成员国赶超西欧发达国家所需的时间将比原来预想得长。欧盟新成员国要实现可持续的增长面临许多不利因素。首先,中东欧国家的低储蓄率难以支持持续的经济增长。中东欧国家的储蓄率约在 15% ~ 17% 之间,为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大量资本的流入。其次,中东欧国家的人口形势不容乐观,老龄化和工作年龄人口的下降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再次,中东欧国家面临不确定的外部环境。欧盟面临多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安全危机以及英国“脱欧”的危机),在罗马条约签署 60 周年之际欧盟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统一欧洲”、“多速欧洲”等选项成为欧洲内部热议的主题。西方民粹主义和极右政治力量上升,反全球化浪潮甚嚣尘上,自由贸易成为鞭撻的对象。在全球层面,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力量博弈的结果难以预测,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面临不确定因素。最后,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改革动力不足,出现了改革疲乏症。一些国家的经济转轨出现部分逆转,一些在转轨之初被奉为圭臬的信条受到挑战,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被重新界定。

最近几年,一些中东欧国家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触及了增长的核心问题。甚至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的明星波兰在法律与公正党 2015 年 10 月主政波兰后也公开使用“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波兰经济轨的设计师巴尔采罗维奇认为,波兰需要加快改革,以避免经济陷入停滞。面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唯有改革才能找到解决之道。这涉及劳动力市场、人口政策、福利制度、教育制度、创新政策以及移民政策等领域。波兰前经济部部长豪斯内尔强调了改革的紧迫性“当我们的邻国在进行现代化之时,我们变得弱小,而我们仍然认为一切均好。不转型和发展的国家不可能感到安全”^①。如果缺乏危机感,贻误改革时机,中东欧新成员国不仅不可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将长期处在欧洲的边缘,成为“多速欧洲”的落伍者。

● 中东欧国家“入盟”后的经济发展、一体化融合及分歧*

丁 纯 杨嘉威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让·莫内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 中东欧国家“入盟”前后经济增长变化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中东欧国家经历了剧烈的经济、社会和政体变化。与“冷战”结束和体制转型几乎同步的是这些中东欧国家申请、谈判和陆续加入欧共体或欧盟,欧盟的东扩随之展开。1991 年 12 月,欧共体与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等国签订了联系国协议。1993 年年初,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两国也成为欧共体联系国。同年,欧共体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上作出了接纳东欧国家“入盟”的承诺,并制定了“入盟”的哥本哈根标准。1998 年,欧盟正式启动与包含波兰、捷克等 5 个中东欧国家的“卢森堡小组”的“入盟”谈判。在科索沃危机的驱使下,2000 年包括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 5 个中东欧国家的“赫尔辛基小组”的“入盟”谈判也正式展开。2005 年,欧盟启动克罗地亚“入盟”谈判。经过双方的不懈努力,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亚等中东欧 8 国于 2004 年 5 月加入欧盟。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则于 2007 年 1 月“入盟”。克罗地亚则在欧债危机中的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欧洲发展模式前景研究》(项目编号:11BGJ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Hausner: One - Sided Growth Poland's Biggest Weakness, December 18, 2015, Publication: PNB - Economic Review.

ABSTRACTS

Kong Tianping et al. Since the radical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in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 CEE countries have undergone rapid social transition , which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 thus the access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 has become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CEE transition process. Year 2004 , 2007 and 2013 witnessed the accession of 11 CEE countries to the EU. In contrast to the endeavor of CEE countries to join the EU , nevertheless , the British people voted for an exit from the EU in a historical referendum in June , 2016. Such a dramatic scene sparked rethinking of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s of CEE countries upon their accession in comparison with the pre - accession years. Hence we editorial board invited Chinese experts specialized in CEE studies for a discussion about a series of relevant topics , i. e. the change in economic growth of the CEE New Member States upon their accession to the EU;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ew Member States in terms of the exten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differences in the economic appeals between old and new member states , the impact of the Brexit on the CEE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Brexit to trigger a domino effect in Europe.

Key words: CEE countries , accession to EU , economic growth , Brexit , European integration

Xu Xiangmei The growth rate of Russia ' s agriculture industry has been unprecedented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amid the country ' s economic downturn. Agriculture sector has become the locomotive of Russia ' s economy , standing out among the country ' s economic sectors as demonstrated by record - breaking performances in 2016. This achievement is resulted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policies including import substitution by the Russian government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Nonetheless , the long - run development of Russia ' 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still faced with a series of challenges from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in despite of the fact that federal